

乱谈琴

辛丰年著

雅众·辛丰年音乐文集

 SMPH
上海音乐出版社
WWW.SMPH.CN

辛丰年音乐文集

乱谈琴

辛丰年著

SMPH
上海音乐出版社
WWW.SMPH.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乱谈琴 / 辛丰年著 . - 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8.8

ISBN 978-7-5523-1585-1

I . 乱… II . 辛… III . 钢琴 - 音乐文化 - 文化史 - 世界
IV . J624.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77601 号

书 名：乱谈琴

著 者：辛丰年

策划机构：雅众文化

出品人：费维耀

策划编辑：曹雪峰 赵 磊

特约编辑：赵 磊

责任编辑：龚 蓓 萧 潇（助理编辑）

封面设计：段少锋

印务总监：李霄云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200001

上海音乐出版社 上海市打浦路 443 号荣科大厦 200023

网址：www.ewen.co

www.smph.cn

发行：上海音乐出版社

印订：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 字数：95 千字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3-1585-1/J.1467

定价：45.00 元

读者服务热线：(021) 64375066 印装质量热线：(021) 64310542

反盗版热线：(021) 64734302 (021) 64375066-241

郑重声明：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说明

“辛丰年音乐文集”收录了辛丰年先生主要的六种音乐著作：《乐迷闲话》《如是我闻》《请赴音乐的盛宴》《音乐笔记》《处处有音乐》《乱谈琴》。此外，文集还收录了《中乐寻踪》的内容和《乐滴》的部分内容，分别编入《处处有音乐》和《请赴音乐的盛宴》。这些著作最初是由国内数家出版社出版的，此次为集中出版。

鉴于原版的各本著作存在同一人物、作品译名不同的问题，我们征求了作者家属的意见，在尽量保留辛丰年先生作品原貌的前提下，对这些译名进行了统一，译名原本统一但与现今译名不符的，我们全部予以保留，并做了注释，以方便读者阅读，特此说明。

“辛丰年音乐文集”编辑组

2018年7月

作者介绍

辛丰年，1923年生，原名严格，江苏南通人。曾为《读书》《音乐爱好者》等诸多知名刊物撰写音乐随笔，其中尤以《读书》杂志音乐专栏“门外读乐”知名。著有《乐迷闲话》《如是我闻》《辛丰年音乐笔记》等书十余种，驰誉书林乐界。辛丰年先生早年因抗战动乱，未能完成初中学业，后读书自学成癖，并迷上音乐，从此一发不可收拾，遍历乐坛诸家，饱尝古典音乐之妙。跋涉乐海半生之后，他将自己对音乐的热爱与理解化成一篇篇“乐普”文章，他的文字也因此成为中国乐迷亲近西方音乐的津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无论在他生前身后，我想到父亲的时候，最常有的感觉是惊奇：世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世上竟还有这样的人。我不是感叹他的学问有多好，文章写得有多好，而是惊讶还有这么好的人。

我当然知道，作为一个儿子，用“好人”来形容自己的父亲，这没有什么意义，在今天更是如此。在一个假道德、非道德、反道德、后道德混杂的时代，对道德的冷感和犬儒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对道德理想主义依然抱有信念，因为我身边确实有一个真实的例证。

这不是我个人的看法，也是接触过他的所有人的印象。

中国人有替他人扬善隐恶的习惯，通常对文化老人会有溢美之词，但是我看别人写他的文章，深知对他的所有美好回忆都是真的，而且只是沧海一粟。

惊讶之余，必有疑惑。我常常想他那样的人究竟是怎样炼成的。是父母教的吗？好像不是。他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他的父亲是一个威严而粗暴的小军阀，民国时代做过上海警备司令兼上海警察厅长和上海卫生厅长——我小时心目中标准的“坏人”。是学校教的吗？他初二就肄业了，其后全靠自学。

那么是另一个巨大的熔炉吗？他确实像同时代的许多青年，响应了时代的强烈呼唤。对于家族，父亲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羞耻感和赎罪心，这种原罪的意识，从 20 世纪 40 年代接触革命思想，到“文革”中的吃尽苦头，一直到发家致富光荣的改革开放的今天，他从来没有改变过。

还有家国之耻。父亲说，他当年跑到解放区，是因为家不远处和平桥就是日本宪兵队，每次经过那里都要向日本人鞠躬，感觉非常屈辱。他总是绕道跃龙桥，避开日本人。他也不喜欢蒋介石，因为常去邹韬奋的生活书店看进步书籍，特别在青年会图书馆（在大世界隔壁）看了华岗的《大革命史》，痛恨蒋的屠杀，从此对国民党幻灭。

但是最直接的动因，是一本叫《罪与罚》的小说，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2010 年的时候父亲有一天打电话说他把这本书的英文版又看了一遍。他还告诉我，当年他投身新四军，

最初不是因为读了马克思的书，而是因为震撼于《罪与罚》呈现的罪孽。无论如何，推动父亲一路走来的是一种对人间的绝对正义的追求，一种刻骨铭心的悲天悯人的情怀。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道主义者。

还有音乐，终生自学，终生挚爱。战争年代，父亲在部队所到之处，会寻访当地音乐人，向他们请教和借乐谱抄写。在他的行军背包中，还放着德沃夏克《自新大陆交响曲》的总谱。原江苏文联秘书长章品镇先生是他的革命引路人，1945年他们一同从上海坐船到苏中分区参加新四军。两人相约仿效巴托克，随军每到一处，即以纸笔记录当地民歌。我曾见他们在异地交流采风的信件。对于他们那一代的文艺青年来说，革命是最浪漫的诗篇；对父亲来说，革命是最宏伟的交响乐章。

雨果在《九三年》中说：“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我父亲的一生，实践的就是雨果的这句名言，并且再加一句：在这两者之上，还有一个绝对美好的音乐。

严 锋

目 录

— 1 前言

— 4 钢琴赞

— 12 古钢琴的回忆

古钢琴三到中华 / 两类古钢琴

— 20 钢琴三百年

初生之犊 / 取代古钢琴 / 丑小鸭变成了天鹅 / 前一百五十年间大事记 / 乘潮而上进入盛世 / 泛滥与庸化 / 钢琴的反对派 / 钢琴的改革者 / 钢琴的变种 / 钢琴仍有生命力

— 44 艺术机器的奥妙

钢琴的心脏 / 琴槌虽小，关系非小 / 美化、强化弦音的共鸣板 / 弦上之音大有奥妙 / 为人增加一只手

— 53 钢琴的生产与消费

市场今昔 / 调音师这角色 / 奇琴种种

— 64 机器怎样通灵

从六指弹到十指弹 / 弹奏习惯的变迁 / 从手上功夫
到脚下功夫 / 炫技者与艺术家共处 / 教学事业的兴
旺 / 不得不吞下去的苦药 / 乐器以外的练习手段 /
不一定十指都用

— 82 人与琴

莫扎特与钢琴 / 贝多芬与钢琴 / 肖邦与钢琴 / 作曲
家同它结下了不解缘 / 非音乐者与钢琴

— 101 怎样享受钢琴

钢琴音乐的读法 / 到键盘上去自得其乐

— 112 钢琴乐话

用复调进行音乐思维的老巴赫 / 音乐家心中的太
阳——莫扎特 / 雄辩家贝多芬 / 钢琴诗人肖邦 / 钢
琴画家德彪西 / 行吟即兴的舒伯特 / 鱼目与珍珠 /
民族风味 / 炫人耳目的音乐 / 四手联弹与改编曲 /
从独手到多手 / 钢琴何往？ / 钢琴同乐队的关系

— 154 洋琴在中华

— 169 附录一：文字资料与乐谱

— 175 附录二：一篇对本书的评论

前言

少年时听音乐如东风之过马耳。从二十岁起，乐盲一下子成了乐迷，越来越迷，虽说只满足于站在象牙塔的高门槛之外，做一个窃听者。

事情是从无意中读了一篇贝多芬月夜漫游为盲女在破钢琴上即兴创作、弹奏《月光曲》的故事引发的。因此我也就执迷不醒地做了几十年的“钢琴梦”。

李白有句诗：“处世若大梦”。像许多“难友”一样，本

人也未能逃过一场梦魇，那恶梦的惨苦是绝未预想到的。更没想到能从其中走了出来，尤其没想到，忧患余生竟有美事：我圆了“钢琴梦”。

1995年写这本小书，正是我躲进小楼埋头乱弹琴之时，弹得如痴如醉，忘了时间，忘了煤球炉上的饭锅，焦味扑鼻，救已无及。乱弹琴，我不怕别人笑话，只怕邻居叫骂，因为萧伯纳就是这样弹而且成了乐评家，我不想当乐评家，更不想当演奏家，只求自得其乐。

前此几十年中，虽是只能在钢琴入梦时才能享受它，但也到处留心有关的资料，看了不少洋文的。咬牙订购那部二十大厚册的《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大辞典》，首先就为了其中介绍钢琴的资料，有人说这是“最详尽的”（其实不然，读了仍然不过瘾）。“乱弹”之余，兴奋之极，便想将自己腹笥中收罗的那些信息同别人共享。但我并不想冒充内行，所以用了个“乱谈琴”的书名。本来名副其实，可惜老版没采用。

一弹指间又沧桑，造化弄人，不许我多享“乱弹”之乐。帕金森病害得我双手报废，写字、拿筷子都手不从心，遑论弹琴。辛辛苦苦花了几年功夫练出来的百来篇小品（还包括“月光曲”的前两个乐章），全都一江春水付东流！

《一千零一夜》中有一篇故事，构思绝妙，讲一个老实人被并无恶意的王子捉弄，让他接连地处于困境与好运之中，叫他疑心自己是在不停地做美梦或恶梦。几十年前，有一位笔名奚若者用文言译的《天方夜谭》译文别有风味。这篇的题目是《非梦记》。

现在，有机会为这本《乱谈》正名，固然聊可自慰，但重读其中有些难逃似是而非之讥的议论，我倒又想把书名改成“钢琴梦呓”了。

2007年10月

钢琴赞

这本小小的书可以说是一部钢琴小传吧。太史公为古人作传，传在前，赞在后。我为我所爱的钢琴写传，禁不住要先来一篇赞。

音乐史中应该有“钢琴世家”或“列传”，那当然是无须说得的。但这还不足以说明它的重要。我认为，在人类文明史上，钢琴这样一件事物的出现及其影响，也应该特书一笔。

钢琴有什么好？

在所有的人造乐器中，钢琴最像机器。它简直就是一种机器，人用手与足操作的机器。其尊容谈不上优美，故此画家们很少让它入画（可举的名作似乎只有雷诺阿的《双美抚琴图》¹）。然而人机结合，人机知遇，它忽地通灵了！弹贝多芬，如哲人之深思雄辩；弹肖邦，如吟诗；弹德彪西，又如作画。这又哪里是机器里发出来的声音！它竟一身而兼有诗人、画人、哲人，鼓动家的功能。尼采、托尔斯泰、萨蒂、阿道尔诺们爱之，弹之，当然不是没缘故的了。

想想看吧，假如世界上没有钢琴，我们也就没有莫扎特的二十七部钢琴协奏曲了；也就没有贝多芬的三十二部奏鸣曲了；没有肖邦的那些“钢琴诗”了；德彪西的“钢琴画”也就不可得而赏了。那人间将是何等的荒凉、寂寞！

历三百年而不衰的钢琴，是不是一件尽善尽美的乐器？

它不但有缺陷，而且是不小的缺陷。

哈洛德·鲍尔说它是“所有乐器中表现力最小的。弹出一音后，不可能再对这个音响加以修饰、修改，只能对其长

1 现多译为《弹钢琴的少女》。

度作适当的控制，但也不可能无限度地延长”。

这大概要算是对这乐器最苛刻无情的评价了。然而他却是一位钢琴演奏名手。半个多世纪之前，笔者为丰子恺复述的月光曲故事所迷，决心听个究竟。当时就从两张歌林老式唱片上听此曲，开了蒙，从此也一发而不可收拾地开始了乐迷生涯。那弹奏者正是鲍尔。直至如今还不免以他的演绎为尺度去听他人的处理。他是我不见面的启蒙者！

也有人提出，钢琴的音色比起其他许多乐器来平淡无奇。此话有理。假如同管弦乐队中的绝色相比，钢琴自惭没有那种令人一见倾心的魅力。竖琴，何其华丽！钢片琴的音色乍听有如天外仙音！还有单簧管、双簧管、圆号等等，也是配器家调色板上的重要颜料，吉他的音色也有胜于钢琴。

奇妙的是这其中有个带点哲理味的现象。令人一见倾心的一些乐器反而多听必腻。音色越是艳丽（如竖琴）的，也越叫人腻味得快。而姿色貌似平凡的钢琴反而是不会令人生厌的。波兰出生的琴人霍夫曼在其《论钢琴演奏》中如是说：“它之所以被认为是最高雅的乐器，是否正因其不太感人呢？”“这种高雅使它最为耐听。”

前文中那位说它的声音平淡无奇的乐人，却又说它是一